

飴山文集



831037

鉛山文集卷之五

碑記

青州南陽橋碑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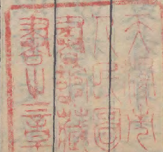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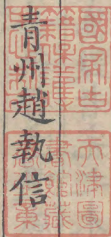
康熙歲在丙子青州北郭橋成興十年之已廢還累代之舊觀郡之人士莫不驚喜相告報也橋駕南陽水不知其所始酈注南陽帶城又名繩水按其地形今猶昔也而不次橋梁郡志惟稱有宋時碑曾子固為文米元章書者今亡不可考矣元人郝經紀行詩云飲馬南陽橋摩挲米芾記是則茲橋之昭昭者歟勝國以還再圮

鉛山文集

卷五

一

再復傳聞圮於宏治之季也川原橫潰堞漂石走往迹殘碑於焉頓盡迨萬歷中郡守衛姓者脩復之易其名曰萬年至我朝康熙丙寅而顏不百年耳嗟乎地道變盈陵谷遷改雖以茲橋之堅且鉅猶未可恃也矧前賢文字之細乎哉是可感已浮屠成行者郡城人不眠不坐梵誦於顏橋之側曰橋不成吾以身殉樂安道士卜夢麟聞而助之皆不惜支體奔走號呼如赴急難太守閻中羅公愍之曰吾事也遂率僚屬出俸金以首是舉而自鄉士大夫以逮窶人貧女無有遠邇咸競施而樂其成計為日四年費金錢千萬毀者完之未毀者葺之



橋之長廣不加於舊有堅耳矣左右各益石堰夾持之  
廣尋丈者凡四今年夏水驟發勢倍往歲盪滌糞壤洗  
濯欄楯拳石不移城郭宴爾於是乃大可恃矣夫人情  
於始也難圖而於成也易玩方橋之未復往來者其莫  
不謂闕然今則相與欣然未久而視為固然矣不謀所  
以保其成而使之久者而第矜之曰萬年年可必乎昔  
周宣之考室也其詩曰君子攸躋君子攸寧一室之成  
而躋必於君子寧必於君子又况茲橋之鉅竭千百人  
之力合千萬人之財積歲累月僅能有成者欲蘄其寧  
非君子其何賴乎橋垂成羅公下世成行者踵余門乞  
飴山文集

卷五

二

為之記以告後之君子余乃誥於眾曰夫萬年者以時  
計有所止也南陽者與地俱無所止也謂仍名南陽亦  
以存宋元諸賢之舊庶有攷焉爰勒諸石而系以銘銘  
曰長橋亘兮洪濤束地靈奠兮蛟龍伏行人行兮妥爾  
足馬牛無驚車不觸城巖巖兮山簇簇形勢完子雄觀  
復來有君子兮謹脩築俾繩安流兮配四瀆豐碑兀兮  
水之曲履斯橋兮警心目

峩嶺文昌宮重修記

峩嶺之於鎮也位乎巽隅趾藉南郭陰垂半城望之鬱然實表靈秀文昌閣及樓乘其巔鄉先生孫文定公所稱樓閣三成在浮青積翠中者也形家者流謂鎮之人文於是乎託是固恍忽不可知已要以春秋佳日老生小子羣焉登陟相與瞻禮神像則爽然有省於中眺覽山川則暢然有發於外於以䟽導性情而披豁禮樂亦足以助泮宮鐘鼓之所不及則形家言固未可厚非也屬者鎮之人士三計而不得一列鄉書咸不自咎誦讀之不力而第尤嶺下之佛閣亦嘗引領而望嶺之巔向

鉛山文集

卷五

三

所羣焉登陟者殆頽然其僅存乎家大人獨慨然於懷今年春召工而庀材焉葺其毀缺廓其郭蔽增鐘樓於右移小堂於左以憩遊者其後築室數楹以庇司香火者風雨家叔祖父及諸叔兄弟亦各效貲力一無所假於他氏夏半而告竣於是所謂三成者乃獲大成而茲嶺靈秀之氣似有所加焉矣遂以良辰引鎮之老生小子相與落其成而語之曰人文之不逮於昔非余之羞凡鎮之先生長者咸有之抑豈得謂山川遂無過乎今茲山之形勝既完矣雖佛閣余亦將從事焉二三子其何尤乃顧執信曰小子識之明年又當鄉書矣信遂援

筆而謹書之石

鉛山文集

卷五

四



鉛山文集

趙氏北支先祠碑記

蓋祖廟之無定制久矣今必欲遵往古之禮使吉凶皆行於廟中親踈壹稟乎宗子而後衆志固衆志既固雖有貪戾狡黠之人皆格而不能自遂則爭端息而可久之勢成然而不能也惟在族之人各勝其自私之心以聯其不容已之情斯以成可久之勢若是者豈不尤責之士大夫乎自我始祖來宅茲鄉九世至先中大夫而始顯爰始立廟舉八世以上南北二支而槩祠之至公也後之顯者不輔車之依而睥睨之圖一念之私實為禍首曰吾知有田而已無與廟矣迨其甚者託於廟以飴山文集

卷五

五

覬先中大夫之產而憑陵其孫曾小不如意則以木主為要挾之具里黨咸曰是宜分祀守令亦曰不分奚所底於是遂獨祀北支矣夫先中大夫立廟之初心則豈望有此哉然機伏於數十年之前而變成於轉瞬之頃觀其奮袂攘臂洶洶而來欣欣而去蓋鬼神為之非人所使也我父兄子弟聚謀於廟曰我祖父非族之宗子然廟之主人也春秋祀事固我子若孫之責也今復何所於貸於是定其恒規循而行之本支既怡遠邇無議乃立碑廟中俾小子為文以識其迫而更端之故其事之曲折及文移辯難皆刻諸碑陰自茲以往無所可私

庶幾不容以已是即定制也已凡我後人尚觸於目而  
怵於心盛衰相尋無或廢墜以久我先中大夫之公其  
不幸而復有貪戾狡黠之人雖士大夫無能遂也尚慎  
旃哉

飴山文集

卷五

重脩順德夫人墳院記

顏孝婦之德動天地變山川享封祀名鄉社而不能  
庇其墓耕犁及之浸懼漸滅是鬼神之力所窮而待諸  
人者也先齋如叔父買莊而得其地爰損田以益其域  
繚之周垣樹以拱木鬱然大觀與廟相望矣夫鬼神不  
能無待於人而人之德不與鬼神相享則亦斷不能為  
其所欲為所謂為善於無報者蓋先叔父夙以孝著故  
行事類如是也嗣子執端又從而葺之余為書諸石以  
示後人焉

飴山文集

卷五

七



大河北岸新建山東行館碑并銘

夫人為一事而有利於己無損於人君子猶或許之况能為人利者乎至若損己而利人其為利也又大且久庶幾乎安人而濟衆者用是著稱海澨而喧騰於宇內人士之口寧有極哉大河在淮安境其南為清江浦人所趨也北岸為王家營凡將渡及却渡者必於是焉棲息托乎逆旅逆旅之人控河以為喉據要害以為龍斷尺地勺水悉從苛索莫辨科條或騎乘不勝其任倉卒料理亦任中飽甚則風雨泥淖之顛頓大而死喪疾病之患苦小有滯留愈肆要挾恣欲無厭困乏者動遭斥

鉛山文集

卷五

八

拒流離怨歎山左境相鄰接來往彌多嘗之尤熟其人貿易於浦者頗衆有豪士呂王趙三子者耳目所觸義激於中相謂曰與其竭桑梓之力盡輸之東流曷若吾儕合數歲之息以塞其實大張齊魯之風永為鄉邦之利豈不快歟既為之倡鄉人競和遂買宅於四達之衢基廣而勢完搆客館焉外堂內寢其後禰室紆曲有容羣居不溷牀榻几席杯盤七箸之數畧無缺少因地為廡多設櫪阜雖輪蹄紛沓無露處者前列二肆一具蔬食一供酒肉芻豆充羨館中食料就肆鬻之餘不費一錢也間有意外之需則令館人呼工匠僕夫面相可否

欺詐無所售不復仰外間市儈之鼻息矣雖留連旬日  
宛若家居忘其為客其區畫致精乃爾榜其門曰山東  
行館他省人不得與焉罔不趨趨嘆羨街中諸逆旅心  
愠而口津津然莫能撓山左之人則交辭直入鄉語喧  
譁歡聲雷動其仕宦者曰當刻石記之有常生素識余  
自言曰吾當走千里求文於秋谷翁既至以為請余以  
昏耄與文字絕聞之躍然而起曰有是哉余殘年向盡  
乃覩此善事乎平生恒遊江南累憩河岸深悉其俗習  
曾未得享自然之安如今所聞也雖不能往矣而中心  
暢然無殊親歷立綴腹稿口授免慶書以昇生且系之

鉛山文集

卷五

九

銘曰

休哉良士樹德滋兮安千萬人不吝貲兮大厦既立來  
徃依兮載惠以行無盡期兮回憶疇昔地蔵機兮居食  
枵墮速我違兮垂橐而出沿為規兮雀鼠縱橫魚鼈嬉  
兮一旦宴然信宿宜兮齊魯之人至如歸兮東道坦坦  
日風馳兮歡溢海岱達赤畿兮南國華膺效者誰兮河  
雖北徙淮不移兮注海湯湯仁聲隨兮余文貞石揚光  
輝兮峩峩水溪植不隳兮稅駕模之心神怡兮

重脩興隆觀碑

天地定位而人居其中命曰三才神也者貫三才而妙其用者也受氣於天威靈著焉寓跡於地廟貌崇焉然非人則其威靈何由以播非人則其廟貌何由而永是故神者神也而人者所以神乎神也廟無大小境無幽顯時無遠近無而有之故而新之廢而復之非人其奚賴天地且不能遺夫人也而况神乎若然者人必以神之心為心而後能事神即可以事天地也於戲可不敬歟後峪村興隆觀者奉真武之神相傳始自金元之間殆五百年矣自有明以來余先世主之而無碑版可考邇以荒地羣力新焉礮石於連請余為文將刻以示後會余有遠行歸而善病閱十有二年乃如其願非徒誌歲月庶儆於衆心無或替焉工之訖以康熙戊戌碑之立在雍正己酉也

耿益都東歸擁馬圖記

丙申秋九月有吳客過趙子之居者驚詫之聲動於門狂喜之色溢於面趙子迎而問之客曰適從青州道上來曰其有所見乎曰然見夫縣令耿君之行且歸也趙子矍然曰嘻是吾益都之賢令也頃以公事遠赴塞北深非吾儕之所願然而無以止之也今者歸乎子之見之也何居客曰昔者吾宿於村舍辨色而發則道周之人盈馬立者坐者跛者踞者步者羸而扶腋僂而杖者負攜孺稚者具衣冠者手壺榼者衣結履穿者緇而髡者婦女作隊相牽曳者皆舉首注目曰耿君且至初陽

飴山文集

卷五

十一

欲升塵霧未豁有數騎自西馳來馬瘡裘敝寒色可掬也道周之人趨風而前有乘馭者面黝黑鬚鬢斑白衆咸擁之或捧其轡或戴其足翕然拜跪歡號叫哭聲如風雨吾意此耿君矣君下馬與衆語語不可聞但遙見衆悲喜狀君亦時時泣下爭奉酒炙君飲啗之徧而後上馬鞭未及揮後迓者至麀奔蟻聚遠路梗塞吾與行旅既不可以前亦樂哉乎有是觀也耿君十步而一下一里而百醜雜還遷迤越乎溜水是臨溜之域也其民曰曩者君之視吾縣也如一於是民之迓之也亦如一既迫州城日已晡矣空城盡出張幙彌野旌旆蔽天鼓

吹動地耿君將為禮飲而吾乃假乎逆旅而息爾吾壹不知耿君之為令也奚似第羨其飲也豪雄而其行也喧赫耳矣趙子曰子之言信矣吾更有以語子自古史傳之所稱乎為政者莫難於得民心夫民心非發於不及覺而動乎無所為固無由知其得之否也大抵守令之始至也士民之心其誰不忻然嚮之未幾而怨怒隨之矣是故驗民心之於守令者不於其暫於其久不於其居職之日而於其去後吾見邇日之以良吏稱者遷改小不如意其民紛然相扇動近則趨會城遠或走行在干歌萬呼觀聽甚美既而情見事露非刻之以威即啖以厚賄耳天下皆然而吳中為尤甚是可以為得心乎子之以喧赫羨也蓋徇於習見而未察乎齊俗也齊俗以夸詐著詐則不可以愚夸則不可以柔尋聲逐跡羣為逢迎未之能也自耿君之來令吾縣也視事如其家事歷十有三年而未嘗少變吾與士大夫咸知君之善而未知民之知之否也其以公事去也吾儕惜之亦未知民之惜之而思之否也崢嶸戎馬之間往返八千里君尚不敢自必其歸而忌君者復大言巧詆眩惑乎四境天幸得歸倉皇而飄忽雖察案尚不能知惟民之並官道居者偶然知之於縣之民什之一二耳而其愛

戴奔走震耀耳目業已如是令其民盡知之絕山跨谷  
雲擁雷動吾恐牛山淄水之間且不能容人具一勺酒  
而君之豪飲固不能勝也是乃所謂發於不及覺而動  
乎無所為者求之史傳猶罕覩焉而子獲見之其驚喜  
也則宜而其賞譽也無乃褊乎客謝曰夫子教我矣吾  
知繪事請寫賢令之貌圖其盛夫子為之記以風示吳  
中趙子許之乃延客為圖圖二本皆書斯文一畀客一  
以遺君藏諸家

藏硯記

入陸先生之室見硯無數余第與先生言未暇一一觀也一日值其自滌硯余從旁嘆賞之未能盡識先生且滌且舉示竟日不厭覺耳目間古色盎然恍若集往代名賢於室而余與先生周旋其間也硯凡二十餘梁代者一形如圓壁卽遲為銘南唐者一四方平直宋官製貢硯四皆端州下巖奇品式如一龍尾金星石一歐陽公所謂遠出端州上坡公稱之為玉德金聲者也澤州呂道人沉泥硯一銳首豐下坡公嘗取諸沙湖黃氏者又破貢硯一剝落而中陷文待詔徵明故物故老或猶

鉛山文集

卷五

十四

見而識之餘莫能名其代其形為寶瓶為竹節為玉水曲水囊硯製各不同顛瑰異樸雅去時俗遠矣先生自言好之四十餘年而所獲如許余聞王右軍紫金石硯及智永師硯心如白後皆歸米元章而唐李衛公多蓄硯妙絕者曰結璘柳少師所寶硯至自加扁鑄逮有宋歐蔡蘇米諸公而降耽嗜彌甚矣近代以書自名家者無慮千萬而不聞好硯何耶豈非書法日隱士大夫不知筆墨之旨結習相沿無所自得則不能盡硯之用心氣浮動趨利若鶩則不能有硯之德夫不能盡其用而有其德而欲其中心好之何異持方枘使入圓鑿乎今

夫陸先生之為人，也落落穆穆，寡交遊，無所取與。有宋令艾仲長子光之，風聚書累萬卷，手自讐寫，略無訛誤。於宋元名書畫，臨摹之，皆得其真，斯為有硯之德。而能盡其用者，宜其好之至。而硯亦歸其室，余獲少日，周旋以為幸。而先生乃窮年坐對，撫手點筆，無須臾不相依也。先生聞言喜，輟一硯贈余，余為記之。先生長洲人，名濬，字其清，年六十餘矣。



飴山文集卷之六

青州趙執信

傳 哀辭 誄辭

王壽州傳

大清定鼎之六年有死難之臣曰王棊由江南壽州知州赴陝西鞏昌府通判道遇賊死之是時 國家百度初立下隱或未通封疆大吏既無人為報聞其子孤幼不能列諸史官使大節黯然當世莫顯僅存於其家人之口垂七十年於茲嗚呼其可慨也夫棊字非木山東之長山人世為邑望族祖某父某咸有名行棊少負異

飴山文集

卷六

一

稟卓犖諸生間順治初貢於 朝試入優等即除知壽州自以遭遇清時不次被用得展布其所學若史傳所紀循良直平視之耳甫至官即著聲績好獨行己意不與僚屬俯仰衆皆貌敬而心銜之鎮將毛某者出身卒伍性尤閹鄙棊動加凌侮毛怒陰圖中傷會薙髮之令方嚴毛出獵八山下得犯者數人輒捕送之不使棊知上官移檄責問棊以事非故有蔽匿自恃素廉直且政事脩舉得士民和無所庸乞憐求請上官不憚衆莫之助毛又力持之竟坐失察左調鞏昌判以去州人惜焉時河北流寇餘黨猶熾棊便道過家旋束裝西上抵

荏平聞賊氛甚惡從者請入城棐不可曰吾奈何避賊  
吾衆殆百餘足抗禦既而賊至者數千人遂被執窘辱  
備至棐不屈且訶之曰 新天子當陽與天下更始  
汝曹不早自湔洗為良民顧仍作賊須臾 王師至盡  
殺汝曹矣賊魁怒遂遇害其家以間歸塋未幾賊陷淄  
川卒撲滅無遺如棐言棐長子廷揚為名諸生廷揚子  
應統舉康熙戊辰武進士 上親試之擢第一人連  
被進用至河南通省總兵官方 大駕時巡應統冀  
以間得奏對言大父之節幸而邀 寵命慰幽壤會  
以非意得罪棐事竟不聞

飴山文集

卷六

二

趙執信曰天之報忠臣也於其孫不忍其泯沒也應統  
與余友每恨不早自陳訴或有觸忤以此伏斧鑕無所  
苦今痛負先人言發嗚咽余迺為作傳然千古義烈奇  
士其於身後蓋亦有幸有不幸哉

房舍人傳

房舍人名嵩字申公究之東阿人先世不顯父諱拱極明經貢於朝仕順治中為山西猗氏知縣以不能事上官去今康熙初起為江南青浦知縣又不合於其大吏吏橫甚侵其帑且數萬不勝憂憤竟卒於官而吏責帑於其家舍人時為諸生與母董弟媚坐是不得歸舍人自計罄其家不足以償而父未葬母老弟弱有以身殉耳詣大吏請使母與弟歸為計而獨留質吏喜聽之媚乃得奉喪攜家以歸初青浦公元配以張繼室以陸皆無子早卒董側室也實生舍人青浦公再繼室以王

鉛山文集

卷六

三

生媚又卒董乃為嫡及是獨與媚歸無難色久之無以償吏促舍人歸鬻贖產舍人則以間葬青浦公如禮而身往返聽追訊適病癱於家勢甚殆追者至門舍人奮然曰行也董母哀之而不之止室人泣於前曰叔盍代諸子不畏死乎舍人曰弟也何代遂行至江南則大吏已得罪向所侵帑朝命悉責使償由是舍人得無事以歸病亦愈遂使媚督家政獨發憤力學媚善治生家日起多所增置為別籍舍人成進士以母命析箸則舉青浦公所遺者聽弟擇之既定復有所易已舍人乃取其餘不問所別為籍者子弟及僮僕輩見舍人與媚不

立文字每屏人語窺之相泣也蓋不忍析焉既官京師  
迎母奉養甚至獨憶媚媚亦闢園結亭於魚山之麓待  
兄歸老竟不果癸酉奉使河南以疾卒於開封之官  
舍返柩於家未幾媚與董母皆卒舍人二子媚五子  
趙執信曰余與舍人交深方其出使也余家居晝夢  
舍人來別自道死狀以後人為託相與哭乃覺已而果  
然其於朋友也不以死自間況其在兄弟之間乎董夫  
人不難舍人之留不阻舍人之力疾行舍人夫人出也  
非是母不生是子信哉余過東阿爰舍人於寢弔其孤  
問諸其宗族鄉黨如一口嗚呼難矣舍人文章科第官  
位及他行義世有傳者余獨論所知於其母子兄弟之  
間者如此以風諸其家

飴山文集

卷六

四

奉直大夫陝西興安州知州賈君傳

賈國楹字石臣山西曲沃人父漢復歷河南陝西兩省  
巡撫副都御史頗著聲績別有傳國楹壯歲入太學以  
例選授山東齊東知縣國楹少從宦遊諳識政體習於  
功令性仁恕明敏凡所措施咸宜其民竟其任案無留  
牘里無逋賦民至今愛戴之境有子蝗國楹祭之皆結  
為繭不害稼人稱異焉大吏以小清河決大為瀕河州  
縣害擬開支河以殺其勢國楹抗言曰果興是役須動  
數十萬衆患有甚於決河而齊東適當其衝膏沃且立  
盡大不便事竟得寢泰安萊蕪諸邑荒檄齊東運穀赴  
飴山文集

卷之六

五

之國楹懼勞民力請而止未幾復檄運穀歷城國楹乃  
以私錢買穀輸焉上下咸服大吏重其才恒令攝鄰境  
事一在武定新城再涖商河所至有譽會 天子時

巡江河脩起馳道自德州達於宿遷每以委國楹無不  
辦在武定也 朝廷方用兵北方軍需嚴急國楹奉檄  
製千緡履一昔須具國楹馳呼防卒人與三百錢買其  
履有頃而畢又索車四十乘限三日國楹庀材聚工二  
日就焉大吏賞歎既列薦疏矣重惜其有用而留之但  
以其名密聞於 上而已用是在官十有六年僅得

平進升陝西興安知州未決歲以病罷歸然已為其州

弭虎患民愛之如齊東歸數年卒於家有子五人士邃  
士遠士延士迴士建

贊曰古之良吏居其官至長子孫豈非習其土地人民  
治之如家也乎後世視守令如傳舍朝上而夕望遷矣  
民亦往往幸其速去也若賈令之於齊東豈不休哉暫  
於興安如其久也才優而能於其政無不可者傳所謂  
慈惠之師非歟

鉛山文集

卷之六

孫中郎家傳

孫續端字中郎青州益都人故相文定公之冢孫也幼以恩入太學讀書既長例授翰林孔目光祿公官京師續端從恒以一歲之半省母於家其餘日則務與都下名賢遊處嘗一至江南觀於江河胸懷益浩洶然無所事事每憤鬱不得發年四十二而卒續端性高抗雋爽不能屈曲隨人於書稍窺大義多所好而不專凡天文地志醫藥卜筮算數之學有不知以為恥既知之旋即棄去其為人輕取舍果去就慕尚古之狂士以是不為流俗所喜而海內雄豪長者或反以此重之

飴山文集

卷之六

七

德州馮舍人廷樞尤所愛賞勉以為詩詩得舍人風格殊健舉著有退學集藏於家未卒之前殫力於其家乘高曾以來遺事手蹟咸搜討編錄之又為族譜世系井井分明可謂家之功臣也平居不蓄私財惟以圖書自娛樂既歿而室中蕭條如貧士知交莫不傷惜焉

趙執信曰余與中郎託肺腑戚少相狎也皆能飲酒醉後相謔侮平時意見不協或諛讓之則真能受盡言者雖踔厲風發不合於俗士以視依倚家門言行橫恣重財利而喪廉恥以遺父兄憂辱者不大相逕庭乎哉嗟夫斯人今罕矣夫

兩馮君家傳

兩馮君者絳州人兄弟也其鄉賢大夫目為東武兩君子云長君席字上益次君永字石公曾祖乘雲仕至武昌同知祖憲章鴻臚序班世以積善孚於邑里明末流寇大掠河汾間獨不犯馮氏父繼祖由明經歷榆次平定二訓導有學行時稱白石先生教二子務斥俗學為擇名師友以是兩君在流輩中文詞卓然有以自立既屢躋場屋長君循例為懷仁教諭進國子學正次君選拔入太學晚除壽陽教諭皆不赴並年七十餘而卒兩君所叡著者孝友長君免時與兄弟食果恒使不足者

飴山文集

卷之六

八

在已得鮮衣必推與弟長從父避寇遠村母以有疾別匿山洞徃來省視出入榛莽中日數返無所憚母疾沉篤偕其弟奉事勤至延醫徧南北母有言動輒書於冊值其昏忘檢必得之承順無方竟延母壽十年既執喪毀瘠骨立及侍養於父未嘗不强飽也父年高好與朋舊偕君常在側宴遊所須不戒而具父每語客曰吾乃今知有子之樂矣居父喪年已六十毀如昔愛其弟終身如一弟嘗病癱瘓不可觸君手為舉衾者十餘夕弟既受室即以家政畀焉曰爾能是以代吾親勞也其後父欲為析產則泣而辭竟無所問學使者拔士於鄉君



侍母疾不行而以父命趣弟往遂得售晚歲以花竹泉石為娛良時觴詠兒孫滿前怡然共適未幾弟歿君慟甚為之狀萬餘言踰歲亦逝次君五歲時賊陷州城方避從母家樓上聞之驚呼曰我祖父危矣我不如死遽即自投下從母持之得不墜弱冠綜家事咸當父兄意既入太學則為兄入貲授職懷仁又念苦寒地非兄所宜久旋為致遷改始生子宜中以兄尚未有子也請於父以為兄子後宜中不祿復以子宜興子焉侍母疾執二親喪從於兄循循若孺子及經營勞瘁則身心以之無少踈簡尤能體父之志以成其盛德鄰屋為故高飴山文集

卷之六

九

祖時宅族人鬻諸他姓君重價購得之以規為先祠父喜為之記歲大饑君築亭榭於屏山奉父為遊憩地工役繁久人藉以存者頗眾父又益喜記之最後暮年闢園於郊野以娛其兄恭謹親愛老而彌篤子宜春宜家宜蠹

贊曰經以孝弟並舉今人大抵貌為孝至於兄弟之際噫難言之矣夫愛親者不惡於人敬親者不慢於人世顧有慢其兄惡其弟而能為孝者哉若兩馮君之至行不可及也益可慕也次君本先世之善推而行之所為德於其鄉者甚大絳人賴之至今然非長君委以家政

其何以有為余以為皆孝友之餘也故不脩書嗟乎長  
君上德不德君子猶將愧之若夫天下後世之愧於次  
君者又多乎哉又多乎哉

飴山文集

卷之六

史夫人家傳

史夫人者江都詩人余元甲之妻也父曰史旸表陝西望族夫人生十有六歲而繼室於余氏性凝重循禮法事舅姑以至孝著舅前逝姑劉衰病伏枕藥餌之需孔亟夫人時時脫簪珥佐馬既而卒當大事箱篋惟慢之屬盡斥鷺之元甲竟賴以無違禮歲時祭祀致誠與潔一如生事時元甲或設前妻之位夫人則率子女拜之誠母怠持家嚴整內外畏謹無敢有過失元甲好交遊文酒贈遺往往不給夫人百計應之無少倦每感家中落罄竭心力欲扶將隳之業會遭多故不克酬其志

飴山文集

卷六

十一

生五男子三女子長子曰夢書能成立受室且有子矣夫人卒年三十八

趙子曰余久客揚州壯歸將發矣始識余生之詩可謂江東獨步者也適有夫人之喪而抑情相招余不知其戚也談飲方豪呼茗燭不時至生輒慘然曰使室中有人不至此余徵其說乃以告因述夫人行事且曰亡妻頗知敬禮文人名士使先生早辱余家必當手具飲食督視庖厨連日夕不怠也余因嘆余生才甚高而能好學嗜古卓然遠出於時俗者蓋夫人有以助成之宜其鄭重傷惜不能已已耳嘗論人於其親之喪大抵哀

痛易而思慕難迨於喪妻則悲思之情多而禮義之道  
微若余生者誠君子哉然夫人之賢於是乎益見是烏  
可以無傳於其家

鉛山文集

卷六

十二

張孺人家傳

昔云天道無親常與善人太史公不謂然由今觀之人  
事猶且難齊况天道乎張孺人者姓魏氏里中太學生  
張君子儀之妻而萊蕪贈奉直大夫魏似俊之女也子  
儀大父為故明總制三邊兵部尚書明衡公父為副榜  
貢生鼎生先生孺人以望姓適高門年十有六于歸淑  
德令姿著稱親族時昂生先生已前逝惟姑賈孺人在  
堂少姑吳者子儀之生母也孺人事之緣情準禮不違  
其度上下宜焉子儀子然一身無兄弟孺人綜理家政  
率先勤儉外課農事內督織作大而祭祀之禮賓客之  
飴山文集

卷六

十三

供具靡不脩舉余徃堵數與子儀遊每至其家庭宇灑  
掃几席整潔草樹庖湑之屬各得其所而茗香酒炙人  
人滿意咸知其有賢內助矣相莊者二十有四年而子  
儀即世先是賈孺人生一子愛之九歲而歿孺人體姑  
之意歲時設位於室春秋祀其墓姑逝後無少改焉姑  
有二姪貧落無所依孺人多方周給之為娶妻生子終  
姑之身乃辭去其厚德如此然竟無子是天道之難知  
也年三十有九而寡姑於其年卒又四年吳少姑卒葬  
祭並如禮獨與二女居乃謀於其族嗣子儀伯兄贈文  
林郎建臣先生之子虞宗為子未幾歿亡再嗣虞宗之

弟虞光長為授室二女長成皆字名家子婚嫁之際儀  
文煥然觀者駭羨以為非孤嫠所及也不數歲二女連  
喪虞光既生子榿又卒計二十年中子女之累死喪之  
戚前後相接連遭坎壈非人所堪復於意外間有外侮  
孺人忍割默運隨時量力應之裕如吉凶細大毫無闕  
失而家計完然不損於舊蓋尚書之後食德服疇保之  
百年者惟此一門而已孺人之才力誠有大過人者而  
人事之不齊亦可悲矣撫榿子母極柔愛之道如陳太  
邱而榿能奉大母之教出入脩謹無侮老成人於眾中  
佼佼獨出孺人壽盡七十九榿居喪有聞識者於此因

鉛山文集

卷六

十四

人事以窺天道而知其必有後耳孺人更有高義可以  
光史傳者子儀伯兄敬夫為諸生困躓場屋既老而鰥  
遺產蕩盡將填海壑無能恤之者孺人收而處之外舍  
使僕輩時其起居資其衣食殷勤周至二十年如一日  
及病亡後為棺斂塋於祖墓之側盡禮備物無少吝焉  
嗚呼行古入之道於手足之間而乃出之閨閣之內非  
第其家之所無試持較邑中凡聚族而居者誰無兄弟  
平居飲食言笑不越恒情一旦有緩急輒避匿如不相  
識又或天性涼薄挾私嚮踈甚且負大德而脩小怨操  
戈內指自軼於名教之外而不能復返者有之矣聞孺

人之風其將何以自處耶余深有感於茲事故臨文太  
息樂為之傳以遺裡俾截諸其家

評曰余女弟適文林先生子曹州教授虞言每至余室  
輒稱孺人之才德為其家僅見者余知之熟矣非至今  
日而蹈諛墓之轍也孺人之節以年不合例不得聞於  
官遂并其高義而沒之惜已然見聞所及或年與例符  
亦沮抑不能自達反不如文人學士之口為足憑也余  
盲於目動為羣心所輕文無足取今邑誌闕然後有賢  
者必事采輯微余言將何所徵以冠列女之編也歟

飴山文集

卷六

十五

韓室孫氏傳

青城諸生韓澤吉有賢室曰孫氏益都大學士孫文定公之曾孫祖寶仍光祿署正父續厚太學生祖母及母皆新城王氏也氏生而敏慧言有理致九歲從母之外家母病能侍湯藥調食飲稍長能贊家政用是親族間多知其賢始澤吉娶亦新城王氏生二子曰灤兒洛兒而卒澤吉欲再娶謀能撫其幼者王氏之長老咸曰莫如我甥澤吉也勉委禽焉既于歸賢過所聞姑久在殯氏歲時上食如事生及塋哀禮無闕有幼叔未成立待之倍友愛之道其撫育前室之子蓋出於天性毫髮無

鉛山文集

卷六

十六

所間居五年既生二子二女而慈彌篤焉每春秋上冢必手製前室衣履或夜分不息舊時從嫗為泣失聲前室之女兄適李氏者家中落居遠村值比歲奇荒氏推解存恤殆逾同氣未幾而氏病病遂亟洛兒者九歲孩童耳號泣訴天願以身代既卒其幼叔至呼母以哭灤兒聘高氏女甫十歲聞凶問垂涕不食者數日蓋氏至行過人故所感皆出尋常若此氏每憂其父四十而無子常竊禱曰父母生我後弟妹悉不育必我故也我請早死庶啟父嗣卒未浹歲續厚果生子氏卒年二十有



趙執信曰余娶續厚姊而續厚所娶王氏余之姑子也  
故氏呼余為舅余知其賢尤稔余妻奇愛之方病中聞  
其逝也哭之痛越兩月亦卒嗟乎天可必乎仁者不必  
壽余為澤吉悲亦自悲也

鉛山文集

卷六

七

張母王夫人哀辭

夫人淄川王氏適余里中張氏皆名家而中落父曰廣銓粗能自立舅姑並早世夫子曰于惠才而不遇年垂四十遂不祿遺孤三男子戚族莫不悲傷太息將何以有成耶夫人奮曰必我能也使我子視有父之子有過之無不及焉者乃使長子信讀書次子健學為農偁尚幼也教之如成人既而使從信學夫子初貧甚夫人操作勤苦家浸以裕既為未亡人自力彌倍兼綜外政見子之勤也則喜惰則怒聽察無方恒以嚴自抑其慈三子亦奉命惟謹張氏在余里世有文學科第信於家庭

韶山文集

卷六

文

問業外時徃外家多從淄中儒者遊又介於其外王父以執經於余文日以工蘄然見頭角矣夫人督之不少怠辛卯遂以尚書魁鄉榜偁亦有聲郡邑試於是向之悲傷太息者莫不轉而羨且嘆也余女弟歸張孝廉虞言於夫人娣姒也常為余言夫人性識強明持家斬斬然入其室庖湍得所內外脩整方貧不頽其志期子必遠大既有起色處之淡然無溢容病且革經營存歿儀物舉其成以授諸婦神明不亂蓋有大異於人者余以是知之稔悉信則造余廬拜且泣曰請先生為文以傳信之母余許之乃以所聞知夫人之行事歷舉而問信

曰信乎佶曰是則然矣佶猶有所問焉今佶之外王母非先生之妻之姑乎曰然佶之季舅非先生之從妹婿乎曰然然則先生第知佶之母為孫氏出也余駭曰實不聞出於他氏佶乃大泣曰此則先母之篤行隱德雖先生尚不能知也已昔者佶之母甫周歲而失恃孫太夫人繼母也佶母事之無忤色無後言服勞幾諫出於至誠蓋不自知其前有母而繼母亦不自知其未嘗生吾母者以是宜乎母子兄弟之間終身翕然昨舅氏聞佶母之變馳而至撫棺長慟曰此後無復有與我母言者矣則所感可知也余益大異乎夫人思所以揚其德

鉛山文集

卷六

九

謂佶墓門之石余深願文之然莖期迫矣無及姑為辭以抒子之哀可乎辭曰

於惟夫人潛昭令儀兮繼續前哲孝水之涓兮孝為至德匪易嗣徽子訓子成立猶行之微兮式其微行閭閻之師兮余為撰述邈焉難追兮他時朝典錫以豐碑兮余知賢子當為書之兮

叔曾祖道遠府君誄辭

康熙歲在己亥秋八月籠水趙氏之長老道遠府君考終於其寢族之人無小無大咸驚惶痛悼奔走道路遠近戚黨與九族相比附者莫不咨嗟傷惜赴弔惟恐自後城郭村落童叟婦嫗相與言及多至泣下者其子若孫能酌禮致哀守府君治命以其歲之仲冬葬於祖塋之次凡茲有衆皆謀所以盡吾情者而族之人尤亟老弱奔赴戛戛然皇皇然奉犧牲築盛酒醴香楮之屬奠於堂哭於衢羣拜於墓是日會葬千人罔不悲感太息諸睹聞所及生榮死哀雖勢族顯官罕有能若斯者嗚呼府君以是下見吾先祖庶無愧矣乎其姪曾孫執信測識衆意為誄焉以將之辭曰

飴山文集

卷六

七

公於五福完無不具所徵不足室迺不富言謹行脩敦仁履素昔稱長者於公僅遇漢太邛長芳躅可遡朝無寵徵鄉有深慕嗚呼哀哉惟我族姓日浸以繁孰能表率聚則生愆或闕于墻或徹厥籥於國於家倚公一言彛叙允協惠心孚宣而今而後莫為之前嗚呼哀哉自我始祖祀踰三百九世惟公奠然獨立孫支紛綸曷追先德承公音容彷彿萬一老成奄忽儀型永失衆安仰馬冢木蕭瑟嗚呼哀哉公之季年既壽且康歲時從公

酒食式嘗筮言恒洽長幼相忘詎意轉瞬几席淒涼百  
身奚贖九原渺茫千情一哀寒日推葦嗚呼哀哉

飴山文集

卷六

五

飴山文集卷之七

青州趙執信

墓誌銘一

張芹泚先生墓誌 并銘

歲在甲戌萊蕪張芹泚先生考終於其家越明年葬有日矣冢孫嚙持狀詣余於山中拜且泣曰先大夫意也先大夫平居獨嗜子文每曰吾身後安所得趙子之文而誌吾墓者故今者敢以請余惟先生於余六十年以長所居相去二百里山林阻澁渺乎不相屬也耳先生之名則自童時後應舉至歷下遙識先生之貌今二十

飴山文集

卷之七

一

年矣顧不知先生之嗜余文如是則烏可以辭按狀先生諱四教字道一又字芹泚先世棗強人明初徙青州再徙於今之里祖諱彥春有惠於其鄉父諱布贈如先生官幼以孝聞長者厚德嘗積粟三千石會歲饑聽人貸食未幾遂空不責券券者千餘紙一旦盡焚之間有償者拒不受縣令知其賢也萬歷末歲大凶召為煮粥主者立法良活人無算識者決其有子矣娶於董贈太宜人實生三子而先生少始太宜人夢縣先達故山西提學副使其公具威儀謁於室覺而生先生既而果視學山西官階如所夢焉先生早慧好學弱冠為諸生

以文雄齊魯間流輩競推重顧數奇不偶連遭大故哀  
禮無闕年四十餘入國朝順治丙戌乃成進士釋褐  
除山西平陽府推官司法平折獄敏至官九閱月而撫  
按交章以卓異舉賜貂繡擢兵部主事進員外郎

皆能其官俄超授山西按察使司提學僉事先是先生  
去平陽也士民涕泣不忍別及是則通國喜過望先生  
既視事嚴明有加於昔請託路絕課士先德行次殿宸  
文藝好預決人售否及售之早與遲無小誤晉士至今  
神之試童子雖不見錄者亦各為之評隲其文或誘之  
或訶之人人愧且奮無敢譁者秩滿再舉卓異陞陝西

飴山文集

卷之七

二

榆林兵備道按察使司副使地處邊隅又新附先生省  
徭役招流亡馭軍綏民咸使樂業凡三年以不能事權  
貴罷歸時莫不惜先生之未竟其用也然先生之行義  
尤侈於官聲為諸生時余邑任尚書文水巡撫江南延  
與俱至長垣猝遇流寇尚書被執先生獨不屈毀服縋  
城走同事者羞之伯兄忤縣令令捕之急先生百計護  
持以免仲兄應公役赴臨清為吏所繫先生徒步往申  
訴當事者覽其詞奇先生才盡免繫者初為長子謀婚  
於王氏既受聘乃知前已許他氏矣先生併聘財讓焉  
友人李生為讐家所陷繫淄川獄先生為營救幾於並

隘宵遁乃免卒多方以出李於獄既罷官家居好義彌篤妹適孫氏以節死先生撫其孤孤既長與其族人爭墻基不勝告先生先生曰勿校吾別與爾田爭者聞之遂讓之朱孝廉海曙者先生少所從學累官至金華太守落職後逋負重不得歸先生有羊數百盡貨以代其償朱君乃獲歸老於家蓋先生之卓行類如此性坦易不為禮俗所拘處一室自題曰樂饑好行導引法暇即出遊厘市或策蹇過遠墜布衣草屨蕭然自引人值之無知為先生者或漫加訛侮既而知之惶恐來謝過先生一笑而已年既高神明不衰或疑之以仙要不可於

鉛山文集

卷之七

三

今人中求之者也計先生生平為名諸生二十年歸休四十年而居官僅十年所不足者惟此耳然而名在世澤在人樂在身年九十有三夫人年九十有一上壽同歸有子女六人八孫十三曾孫五世孫二翼翼於膝下名字婚嫁至不可勝書嗚呼盛矣蘇子之稱韓公曰其所能者天也所不能者人也尚何足為先生惜者哉夫人孫氏封宜人持家嚴御下恕德足以配先生故能同所享也前先生一年卒今合葬於縣西十二里蒼龍峽之原塋之日康熙乙亥三月二十有一也銘曰

將謂先生蕭然山澤孰使二西尸祝無教將謂先生煥



然旂常孰使一蹶終潛幽光璧諸神龍風雲滅沒孔猶  
嘆焉餘何能識我為斯銘以貺地靈邈矣萬古永閱巖  
高

鉛山文集

卷之七

四

趙浮山先生暨元配于宜人合葬墓誌

并銘

余與浮山先生既同姓復同舉康熙己未南宮同出錢塘徐少司寇之門尋同入翰林後先生改官余同在朝省及先生觀察湖南余即以其年放還田里先生自湖南歸猶迂道過余山居今先生歿而銘其墓宜非余莫可者悲夫按先生諱作舟字乘如又字浮山初為濱州趙氏遠祖以軍功世襲登州府大嵩衛鎮撫使遂為衛人祖諱廷策起家明經仕為紹興府判父諱景星學行尤著亦以明經為平陽府判以先生貴

誥贈奉政

大夫母榮氏贈太宜人先生幼有絕人資讀書數行俱

飴山文集

卷之七

五

下制義閱肆有古風軌始出應童子試輒見賞於守令號神童學使者越次使補博士弟子食餼由是名大譟年三十二鄉舉第一人其文盛傳於時至徽

世祖

之聽明年乙未引見新進士無先生名聞而惜之其後屢困公車壬寅丁未間連遭憂且罹凶禍兄弟凋喪先生怫鬱挫辱殆無生理而氣不少衰日肆力於經史文益雄丙辰就東平學正上官重其名薦於

朝值己未

復應禮部舉乃與余為同門生

廷對

賜同進士

出身榜下人聚觀之若三代禮器也改庶吉士年五十有七矣先生性質直又以耆宿晚達不隨時俛仰臺閣

諸公貌相引重實無為之地者竟改主事丙寅補戶部  
四川司轉江南司員外郎丁卯秋校士貴州黔遠且陋  
主司類應故事先生於道絕私請至則搜羅盡名俊黔  
士蒸蒸然先是學使者錄士歲不過六七百人及庚午  
秋乃千二百餘人咸謂先生所興起云戊辰遷刑部廣  
東司郎中決獄平御河有浮屍毆擊傷以十數田氏子  
也翁云昨與楊某飲某所楊之鄰曰聞醉詈不聞毆也  
而楊木彊不能自明竟論死將具奏先生持之復鞫其  
鄰以醉後何所往乃拘所詣坊卒而詢之果以夜賭忿  
爭擊殺之也遂釋楊都下頌其神明踰年擢分巡辰沅

鉛山文集

卷之七

六

靖道湖廣按察司僉事先生聽斷如流案無留牘嚴飭  
屬吏不輕用刑而禁治豪猾不少貸境內肅然尤達於  
大體上官某以刦殺被訐先生案之第加薄懲人疑其  
輕先生曰馭苗之道示儆可矣若繩之太急將有他虞  
未幾黎平苗殺人當事以輕用兵得禍始服先生之識  
撫軍王姓者亟稱先生清而內厭其拙會大計陰註老  
疾壬申報罷時年七十強力如少壯所學十未施一有  
識為扼腕先生怡然行襪被卷軸之外無長物辰守上  
官君分俸以助舟車費僅乃抵家余曾見其行裝蕭然  
如公車時也蓋先生生平名浮於命位不稱才方其登

賢書聞九重衆謂取高第貴官如拾芥顧困躓久之既入館閣時方大集文儒固宜彙史筆贊休明又失足郎署洊而敷歷中外著聲績疑先生晚成當以政事顯旋罷歸矣嗟夫先生有孝友大節居喪盡禮弟作兩死於棲霞之亂賊平後先生訟之官輾轉五年盡戮其讐乃已撫孤姪女如已出兄妾韓養之終其節與人交不少欺言議風節必引之古人其學湛深經術為文詞黜然以光不屑屑東漢以下詩摹少陵於時好無所苟合著述甚富藏於家教其子緒有聞於世晚得二孫樹滋樹聲先生手授之書今皆英英見頭角惜先生不俟其成

飭山文集

卷之七

七

立也先生生於癸亥卒於乙亥得年七十有三元配于氏寧海州名族

誥贈宜人少先生二歲前先生八年卒先生自為之狀稱其孝謹勤儉婦德靡不脩而器識尤有過人者先生阨於場屋二十餘年宜人綜理內外不使稍分其慮且安義命善慰勉卒成其志同里李侍郎贊元先生總角交為御史視醜淮揚以書招先生先生內知往必厚獲姑語宜人宜人止焉此殆賢人君子有不及者今以戊寅歲十二月二日合葬於先塋之次初先生過山居要余訪之海上會家多故不即往越兩歲而先生卒緒以書來告哀且請銘余方廬居驚惻

不自勝以廢業故姑徐之又越歲得樹滋書即緒又亡  
矣悲夫先生長余三十有九年以弟見畜竒愛余詩文  
謬比終賈余兄事先生中年坎壈亦略相似今先生往  
矣誰相知者因重悲夫昔之愛余文者乃適以誌先生  
也銘曰

淵然其文藹矣其刑既洽於黔亦孚於荆將謂遇兮晚  
華驟零謂不過兮要服知名絜彼於此何毀何成嗚呼  
休哉今之典型梁木壞矣叔季焉程後昆保之幽光熒  
熒

飴山文集

卷之七

林庵杜先生墓誌 并銘

歲在丙子樂陵杜君能忠走山中乞余為文以誌其先君子林庵先生之墓余與君昔同舉於鄉相善也既諾之矣君有賢母曰孫孺人持不可曰吾將旦暮後夫子於墓盍俟諸君泣而馳書告余乃止越庚辰杜君成進士孺人曰吾可以下報夫子遂以其年九月卒明年君既卜合葬有日則復申前請余不敏豈能失諾謹按先生諱樾字榮木別字林庵先世曲阜人故明永樂中遷於樂陵者諱深先生之始祖也五世而有力學篤行者諱一誠隆慶中貢於朝授將仕郎先生之曾祖也祖諱

鉛山文集

卷之七

九

向善著書有周易解傳於時考諱其漸國初歲貢不樂仕進能治生好施予有長者稱先生其長子蚤慧有大志弱冠遊庠文譽動一時連遭內外憂哀毀過人喪葬率禮為識者所許始先生之考有遺命曰爾祖母未合葬爾弟幼未成立以屬爾先生泣而受未幾遂合葬如禮教其弟甚力順治丁酉弟應武鄉試得舉先生意稍慰久之乃舉黃白資及田產之腴以完者推諸弟已無所私焉會弟以病歿一子病不任喪先生慨然使弟四子能廉為之子後事無闕教諸子嚴每曰抱經負耒中皆有第一流人汝曹擇而勉焉尤重然諾輕貨利有負

貸至數百金者家日以落先生知其不能償也毀其券  
終身不言親黨中或為官事牽連先生揮金營救無少  
惜或謀承繼者欲先生陰為之地以良產進先生正色  
拒之事竟中沮友人匱乏者無不周給求請無不應死  
者贈之棺貧者助之葬中年後尤遠於軒岐之學施方  
藥活人無算晚歲築邨墅種五柳於門間居飲酒翛然  
物外類有道者卧病不及旬自知亡日先期沐浴具衣  
冠從容就榻而瞑雖年未七十可謂全而歸之者矣先  
生始娶於藍山崔氏淑德茂著有二子早卒先後先生  
葬繼室以孫氏海豐名家女年十六歸先生善事姑與  
飴山文集

卷之七

十

祖姑皆得其歡撫前室子過於已出先生每稱之以為  
古人所難視側室林氏及所生子女慈惠尤篤林每於  
閨室中祝頌之今合葬於先生先生生明崇禎己巳四  
月廿三日辰時卒以今康熙乙亥七月十一日卯時崔  
孺人生明崇禎壬申正月廿三日 時卒順治己丑六  
月十五日申時孫孺人生明崇禎乙亥六月初七日寅  
時卒康熙庚辰九月十四日子時合葬之日辛巳十月  
三十日 時也先生有男子十人能詩能禮能忠能任  
能麟能書能和能智能信其一出嗣女子六人孫男十  
有七人溥溱溥潔泓洲清澂沅汴沆通評治温浩浙女

孫十有一人曾孫男八人子龍子震子賁子吳子泰子  
益子謙子同曾孫女五人婚聘莫非望族後裔之盛罕  
有匹者銘曰

於惟先生先民是則匪見匪潛乃全龍德施其孝友孚  
於鄉國義結於心而形於色以裕後昆如陳如荀有積  
必大山川出雲佳城鬱鬱氣合厚坤德星爛然永輝墓  
門

鉛山文集

卷之七

十一



翰林院編脩文林郎鹿關田君墓誌并銘

德州有高識特行者田君君既卒其友人益都趙執信為誌其墓曰君諱需字雨來別號鹿關姓田氏世德州人王父實粟父緒宗皆以君之兄震貴 皇贈通奉

大夫刑部左侍郎王母于母張皆贈夫人君少孤學於兄為文有名年二十有七舉鄉書四十成進士改庶吉士旋授編脩久之引疾歸里年四十八矣竟不復出至六十五而卒卒之明年葬於某地有子二人孫二人方君之除館職也歲在己未朝廷以編纂之役廣收天下文士為史官進者雜然不擇流品君以高第盛名處其

飴山文集

卷之七

士

間人莫不推重而君之兄侍郎公聲噪郎署旦暮騰上君于仕進殆不假攀躋依附顧恬然無所營其後翰林遷轉不主故常魁傑之士躍躍相競而君特以其時求去當道或惜之挽留甚至卒不可既而侍郎公登九卿望益重人亦益引君而君益堅其志以終其身蓋君之始歸未幾而館閣多故詞臣斥逐者歲數十人至於今日奉職彌艱得罪恒不測如余不才終廢或猶以為羨而余獨惜君之識與力為不可及也侍郎公文喜華贍君獨踈散蕭淡自闢徑路其於墳籍苦心抉摘好為別解不欲與人苟同所分纂明史及一統志未成書里居

後為側墊錄八卷詩有潞河涉江諸集未盡行於世要  
皆可貴重中州鄉試所賞拔無俗士持論少許可故於  
知交間恒落落其所投契者如余數人爾君之弟霽才  
與兩兄等所為君行狀叙致詳雅凡君之始終出處以  
及子女婚嫁備矣余以君卒之歲過德州哭君於寢霽  
以狀見示且請誌君墓曰非子不可余無已忍愧而書  
君之所為不可及者狀所已詳不更具錄系以銘銘曰  
昔人有言知足不辱知止不殆人誰不知誰不苟進而  
難為退退亦不終於戲惟君執德不改巍然者邱如山  
如嶽高風斯在

潛邱先生墓誌 并銘

先生諱若璩字百詩姓閩氏潛邱其晚所自號也先生非今之人蓋古之學者也其於書無所不讀又皆精晰而默識之其篤嗜若當盛暑者之慕清涼也其細若織紉者之於絲縷纖縞也其區別若老農之辨黍稷菽粟也其用力雖壯夫駿馬日馳數百里不足以喻其勤其持論雖法吏引囚決獄具兩造當五刑不足以喻其嚴也於諸經註疏皆能成誦史學綜核貫穿少讀尚書多所致疑謂自孔安國至梅賾幾五百年中間半出傳會遂著尚書古文疏證復為朱子尚書古文疑以申其說

飴山文集

卷之七

七

疏證迄未成書而所引類魏晉以前書浩然不可窺其涯涘其論泰誓武成斷為偽託雖專家無以難也常疑論語書孔門弟子皆以字而漆雕開獨名為不倫乃据漢書古今人表開實名啟以正太史公列傳之誤諸所辨正多此類嗚呼微言絕而秦火熾後代儒者非剽賊浮華即迂踈言理耳先生起於二千年中抱遺文而窮毫末豈偶然哉束髮與前輩名流遊處莫不傾異之謂所就非我曾所及崑山顧處士炎武以博洽稱每不可一世先生壯歲返太原見其所撰日知錄即為改訂數條處士黽俛從之中年在京師與長洲汪編脩琬反覆

論難汪性護前嘗與先生議喪禮不合輒謂人曰百詩親在而豫凶事可乎先生曰於史蕭望之以禮服授皇太子漢不諱也唐人去國卹篇而以凶禮居五禮之末識者非之於經檀弓篇子張死曾子有母之喪齊衰而往哭之按孟子孔子沒子張尚存則記所載曾子問正其親在時也又雜記曾申問於曾子曰哭父母有常聲乎是以子問父也汪無以應聞者莫不駭服崑山徐尚書乾學以文章被眷遇領纂脩數局所邀與商略皆天下名士而先生為首周旋累年敬禮不衰尚書既歿先生居於家雖守土太吏及南北好事者類謬相推重而

鉛山文集

卷之七

五

實無有為之地者故先生卒窮老不遇始應鄉舉屢躋塲屋一以博學鴻詞徵試闕下罷歸歲在癸未

天子南幸過山陽有以先生名聞者召見竟亦不果明年皇四子以書幣禮致之先生力疾赴至都中則相待厚甚踰於賓友悉索所著書自二種尚書外四書釋地至於三續手校困學紀聞古文百篇凡八種首付紀聞剖氏餘將次第為表章海內有識者為先生疑彌為斯文幸而先生不起矣時康熙四十三年甲申六月八日年六十有九先生先世太原人自六世祖諱居閭始遷山陽曾大父諱國順以明經官訓導大父諱世科明萬

歷甲辰進士官至遼東寧前兵備道叅議聲績卓然考  
諱脩齡世所稱牛叟先生者也以文名一時撰述甚富  
至先生家日落而名益以起隱然為文獻之宗矣先生  
元配梁氏繼配張氏皆先生卒將於先生之葬也而  
祔焉子男子三人詠有學行少舉於鄉多為賢豪引重  
次訓慤次議略女子五人婚嫁皆令族孫男十有一人  
先生之學寧惟顯於後世蓋將大其家矣執信早識先  
生都下後過淮屢主先生家引與談議許為忘年交信  
之學視先生蓋溪沼之於江河也而先生顧盛稱其詩  
文自以為不及疾且革命詠曰必使趙夫子銘我墓詠

鉛山文集

卷之七

六

泣受命由潞河扶柩歸卜以康熙丙戌十月七日葬於  
山陽城東南之學山墩匍匐詣信以遺書告信其何敢  
負先生知且虛詠之懇乃為之銘銘曰  
先生於學邁嗜慾少壯迄衰日不足典墳索邱完在腹  
旁薄紛綸引以觸理細大緒窮繁縟地千萬里燦手目  
事累百代儼視矚上都嶽嶽折五廡談家如雲甘屈辱  
經神武庫騰高躅聲日以昌身終伏暮齒浸亨嗟不祿  
大雅摧歲淮川曲於文先生後私淑

承德郎內府光祿寺掌醞署正恕齋孫府君墓誌

并銘

公諱寶仍字孝堪又號恕齋 皇內秘書院大學士

兼吏部尚書少保孫文定公之冢子也文定公在

世祖朝受知最深貞亮清謹始終不渝 今上御極

當軸者引以為重爰立未幾超然長往出處之際比蹤  
哲人有識者推論近代名臣指必首屈而公為之子而  
不愧嗚呼可謂難矣公少與弟寶侗並受家學寶侗好  
交遊有稱於時公獨沉默自處晚所成就視弟為進矣  
入都與勝流頡頏碩方衆論波靡而公凝然奉先訓不少

飴山文集

卷之七

七

變其在鄉黨也不立異不營利渾渾浩浩與人相忘故  
當門戶盛衰之頃人無違言既服官於 朝益篤於自  
守力以遠乎流俗人之為居則蕭然如寒士有事坦然  
為長者光祿所職惟犧牲膳羞吏人之餼歲有贏羨以  
餉長官公鄙而絕之正卿有舊為文定公下屬者公顧  
趨走於前其人不自安公夷然如不覺其人曰無以報  
先公請為君地早得量移公固辭焉同僚有直兵部宴  
者亡失官器公無涉也吏並坐公公不自理遂與共罰  
舉朝皆以為不可及執信時亦在館閣一日昏暮公過  
寓舍弊裘敗帽欣欣有德色察公僕隸咸瑟縮不悅問

之公笑曰今日諸將相子為公讌吾以先人之衣冠往  
奴輩見貂錦盈前反代吾恥耳吾以彰先公之節不亦  
可乎執信肅然心服蓋公之高識遠懷固如是矣晚節  
山居益不設城府見世態澆漓惟閉目兀坐或與群從  
及戚友一二人從事杯酒披尋書傳間以吟咏以終其  
年年七十有二而逝逝之歲康熙丁亥十月一日又三  
年庚寅九月廿八日葬於鎮城西壯之吳家宅公高祖  
諱廷壽還人遺金州里推重曾祖諱震歷濰縣學教諭  
樸心淳行士至今尸祝之皆以文定公貴贈光祿大夫  
戶部尚書祖父諱元昌高朗疏越有超然之韻封光祿

鉛山文集

卷之七

六

大夫戶部尚書每惡人以子之貴而相崇奉者蓋世載  
隱德公咸克肖焉非第無愧於文定公已也母封一品  
夫人宋太君至孝深仁儀型遠邇壽垂九十公之就徵  
官從母命也其歸為養母也公與弟析產恣其所欲得  
復欲得公第三子即以子之弟既早世公輒推恩蔭於  
其長子嗣端且力為之區畫嗣端由郎官遷臨江守公  
時已病迨公之歿遂不相聞問公亦不責也公夫人新  
城王氏今刑部尚書阮亭先生之從妹先生方與公同  
朝有大名官亦日尊公以舊意時復諛侮媚子在側咸  
咋舌公殊不屑先生亦不以為忤人兩賢焉公有四男

子績端續厚續廉續慎續端前卒績厚能以子弟守公之教無少失墜四女子執信之妻公第二女也執信孺子時往來文定公許學為文章公奇愛之既而同官京師者十年先後解組歸同里居者幾二十年知公之深非惟他人莫之若他壻亦莫之若也公墓又執信所為卜續厚請為公誌是烏忍以不為系之銘曰

居卑道尊柳下所存世濁風清太史所稱今之仕者矜上恥下况卿相子易為滿假公履貞素坦中適遇無忝弓裘表之封樹奕奕前塵藹藹後昆何以命之西山出

雲

飴山文集

卷之七

九



翰林院侍講學士通議大夫東岑潘君墓誌

并銘

余為同年友東岑潘君誌墓而不勝愴然於師友之際也君諱應賓字鑾客一字雪石又號東岑姓潘氏為宛州府濟寧衛著姓高王父箕明萬歷中舉人歷知山西夏孝義二縣曾王父從賢王父時昇考好倫三世皆為諸生王父皇贈翰林院侍講學士通議大夫考封翰林院檢討徵仕郎贈翰林院侍講學士通議大夫妣鄭氏累贈淑人張氏累封淑人皆以君君以康熙戊午舉於鄉明年捷禮部成進士改翰林庶吉士尋授檢討升贊善歷左右春坊進諭德兼脩撰擢侍講學士請假歸遂終於家君幼而孝謹長益溫厚為族黨內外所安服官不汲汲於榮進乙丑分校會試有稱與脩政治典訓平定方略一統志明史諸書咸能舉其職屢經御試入直南書房輪對上前間進詩賦往往稱

旨亦不蒙超拔君少參禪理晚好道家言恬憺自

居不求異於衆故其立身始終若此然君之風義尤著於師友之際舉於鄉也出滕縣令蜀人馬士瓊之門士瓊以虧帑被劾當事持之急君時甫授館職聞之即請急踉蹌歸馳赴省城徧為呼籲諸大吏以君故緩其獄君復身詣滕交結其豪賢周歷城郭村落以私蓄倡多

飴山文集

卷之七

七

方勸募悉補所虧士瓊竟得免罪還鄉里座主高先生  
聞之長樂人既歿而遺孤稚弱君走數千里經紀其家  
定其孤乃返同人莫不愧之性寬緩身家事了不措意  
或至遺忘其為友謀則纖毫靡不盡拯人之患雖蹈湯  
火不自顧所識有偽作君私印陳牘於選人者既發露  
選人以牘送君請摘其偽君熟視笑曰是我札也其人  
遂得脫論者以為有長者風云余與君三試皆同榜同  
入翰林官 京師共晨夕者十年被放以來三至君家  
一相聚於吳門屬余卧病而聞君之訃病未愈而又誌  
君之墓屈指平生師友咸與君同今凋喪略盡余為之  
銘山文集

卷之七

壬

傳誌表狀者且二十人矣感念疇昔不覺臨文而雪涕  
也君生於順治癸巳二月十二日卒於康熙庚寅五  
月初八日得年五十有八以今年月日塋於濟寧州城壯  
之城廡村長子英有名行仕為建安平山兩縣令能於  
其官親持狀拜余於牀下余於君分無可辭君之誌固  
非余不可况有英之請乃次其官闕行誼而銘之曰  
行脩家庭義伸師友矧今之人古罕其偶推之使肩天  
下之重庶幾哉臨大節而無負浮湛金門於君何有君  
無歎焉詒諸厥後

封儒林郎翰林院檢討加一級敏庵劉公墓誌并

銘

長山劉公敏庵於先君子姻兄弟也後先君子一歲卒  
既卜葬期後先君子之塋兩月也以狀來請銘時執信  
已越小祥矣乃量勉為之按劉氏本由直隸寧津遷於  
長山始祖諱善興傳八世為公之曾王父諱一相始顯  
於萬歷朝九世為公王父諱鴻訓官至東閣大學士兩  
世皆有名德其出處大節具載前史公之考諱孔中有  
弟孔和孔和負文武才當明末造崎嶇江表志存邦家  
竟死於賊難國朝定鼎收采勳舊孔中仕為江南兵

飴山文集

卷之七

三

脩叅議公其長子也諱耐字叔向敏菴其別字性識英  
異神觀秀整望而知非常人少好學工為文章弱冠入  
鄉校旋入北雍所與遊皆知名士會叅議公年高善病  
公日侍湯藥及叅議公即世公任家門之重內外訶侮  
補苴枝梧雖應之綽然竟以廢其所業後遂援例以國  
子學正待選然非其志也公娶於鄒平張氏生丈夫子  
四人公教督甚嚴口授書傳廷師必名宿厚其禮敬每  
五鼓即呼婢掖諸郎起盥櫛飲食之趣之塾誦未曉  
而畢無風雨寒暑以為常既各學為制義公親為辨析  
開導予之賞罰務當意乃止一切博奕狗馬之好悉令

屏絕苦心勤至歷四十年而仲子大輅以康熙乙酉舉直隸鄉試叔子大輅繼之戊子獲鄉薦明年成進士入翰林壬辰大輅復成進士有大成公之志時則張夫人已逝而公亦病矣癸巳大輅恭遇 覃恩封公如

其官張夫人亦贈安人公扶掖成禮喜而無驕色又三年丙申竟以疾卒得年六十有六執信嘗讀史至宰相世系因思周書世祿之篇而重為慨然今耳目所接故相之家莫不衰微鹵莽不復能稍奮起或倖列仕版席榮盛亦僅邀先世寵靈及因其餘資以有所成就若夫被服詩書自致科第如公之家蓋千百中什一也竊論

飴山文集

卷之七

三

公才力志氣皆非第二流特以事勢拘束不克遠騫高步追踪前人不得已俯而責之諸子卒與公之自為無異也豈非英特豪傑之士超出尋常貴介數倍者歟公天性過人內行敦篤弟導卓世其子大壯執信之從妹壻也嘗過其家見大壯視公諸子恩禮如一而公之叔孔和無後公以大輅後之今大輅歷清職於諸子中尤有聲而公竟不有之此尤人情所難者執信昔過新城於大司寇王先生坐見公致書為孔和乞作傳卑禮厚幣詞指懇切先生以示執信相與嘆息謂今之古人今執信既有感於前事公之長女為執信季弟執黃室

有婦德孝於先君子恒在苦次泣拜於姑與嫂以請於  
執信大壯又親奉狀來公之葬在十一月廿八日執信  
將力疾執紼焉是烏可以無銘銘曰

發其光揚前塵厚其藏裕後人麗乎於陵奠乎肅然九  
原誰歸休哉相門

飴山文集

卷之七

三

待贈文林郎太學生張先生墓誌 并銘

里中有張先生者性行淳篤君子人也既卒將葬而其子以誌墓之文為請余曰是非郭有道碑耶吾願為之先生諱之堪字建臣姓張氏始祖忠自棗強徙益都尋家於顏神鎮五世而為先生王父諱曉始顯於明代由進士起家官至兵部尚書總督都御史名位勲績具載國史先生考諱聯翼由鄉貢士知河南伊陽縣以清惠著初無子以弟之子之翰為子晚乃生先生先生幼有五性讀書敏悟過人五歲居妣劉孺人之喪能盡哀禮年十九伊陽公卒兄之翰前舉於鄉官教授於鰲山衛

鰲山文集

卷之七

五

先生獨當大事經紀無闕未幾之翰卒先生以一身措柱內外力學攻苦聲出庠序間既而數出不售又遭家難遂棄去舉子業初娶於孫生二子而卒長虞熙次虞言先生教二子嚴蚤夜指授文藝皆有才名先後舉省試而虞熙遂成進士先生用稍酬其志焉履道敦素為鄉邦推重年六十有七而卒卒後三年而葬余與先生並同家鎮城中累世姻戚余女弟適虞言余少與先生並為諸生以文義相劇切甚善也知先生行誼盖有卓然不可及者劉孺人卒後伊陽公再娶王孺人性峻急時時責先生以非其過先生長跪庭中不避風雨必俟色

霽乃起終不自明王孺人感悟視之如已出孺人逝先  
生獨力治喪一如伊陽公時事寡嫂謹甚初析箸良田  
宅悉推之嫂奴婢器具惟所擇嫂或挾長加以聲色先  
生怡然受之無少忤撫孤姪有恩從弟之成與先生素  
友愛病且革伏枕泣曰得兄一子嗣吾死不恨先生慨  
然以第三子子之俄而子殤族黨謀諸其室惟欲得先  
生子而難於言先生微聞之復子以第四子無靳色方  
僕區令急先生群從有雁網者伊陽公多方營救得解  
其後人負德相徵索先生以已產償焉西山有田百畝  
房姓者欲吞噬援故田主訟先生於官先生出券相質  
飴山文集

卷之七

三

既得直矣遂棄其田曰吾以避凶人也歲餘房姓者死  
於野人咸稱快先生太息累日蓋其居心制行不愧於  
語所謂善人君子者矣至於澹泊貞固安貧忍詬不徇  
聲利不附貴遊動止語默一遠於流俗雖其子述其細  
行固亦未能盡也已先生繼室以王氏有四子虞光出  
嗣虞寬虞脩虞璿皆師其兄尚未成立虞熙虞言垂欲  
服官先生年不副德不及見也惜哉先生生於順治九  
年十一月十五日卒於康熙五十七年十二月初八日  
葬以六十年二月二十八日於城西尚書公墓之東偏  
余與先生同妻族婚姻行輩皆卑而先生以少時文字

交謬相引重久愈不厭今為先生誌情甚悲然無所私也銘曰

世茂禮與恥矣何孝與友惟先生不然脩之於家繼張仲之後鄉俗日媮雖不能從而化亦莫敢侮胡天報之以令子矣而顧靳之以上壽蓋山川之氣泄不可以久歲諸高原以完坤德之厚

鉛山文集卷之七終

鉛山文集

卷之七

三



